


HARVEST

《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

当代女惊悚悬疑小说家第一人**苔丝作品系列**

宰割



[美] 苔丝·格里森 著
Tess Gerritsen

姚燏 译

我读到的最棒的医学惊悚小说。

——詹姆斯·帕特森

《宰割》能让你心脏停跳！

——《今日美国》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宰割

苔丝作品系列

[美] 苔丝·格里森 著

Tess Gerritsen

姚姝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宰割 / (美) 格里森著; 姚姦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80225-231-8

I. 宰… II. ①格…②姚… III. 长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17229号

HARVEST

by TESS GERRITSEN

Copyright: ©1994 by Tess Gerrits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E ROTROSEN AGENCY LL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7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6-0320

宰割

[美] 苔丝·格里森 著 姚姦 译

责任编辑: 赵林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尧尧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东城区金宝街67号隆基大厦 100005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65270477

传真: 010-65270449

法律顾问: 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经销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电话: 010-65276452

邮购地址: 北京市东四邮局7号信箱 100010

印刷: 河北大厂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00 × 1010 1/16

印张: 21

字数: 199千字

版次: 2007年4月第一版 2007年4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80225-231-8

定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公司联系更换。

1

对于这个年龄的小孩来说，他十分瘦小，比其他那些在阿尔巴日 - 卡亚地道里行乞的男孩儿都要瘦小。尽管才十一岁，他已经什么都做过：吸了四年烟，偷窃三年半，还有过两年的行骗生涯。亚科夫并不喜欢目前这个行当，只不过米沙叔叔坚持，要不然怎么让人家买他的面包和香烟呢？米沙叔叔的众多男孩儿当中，亚科夫最瘦小，又生得金发碧眼，因而挑起了生意的大梁。顾客总是喜爱瘦小而白皙的孩子。他们似乎并不在意亚科夫缺了左手；事实上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注意到那段萎缩的残肢。他们太沉迷于他的纤弱、他金黄色的头发和毫不畏缩的蓝眼睛了。

亚科夫巴不得从生意里脱身，像那些身材高大的男孩儿那样，靠偷钱包过活。每天早晨他在米沙叔叔的公寓里醒来后，还有每晚入睡前，他都会抬起那只惟一的好手，拽住帆布小床的床头框。他拼命拉伸自己的身体，希望个子再长高几毫米。这样锻炼是没用的，米沙叔叔劝他。亚科夫块头小，因为他就是这样的种。那个七年前将他遗弃在莫斯科的女人也很矮小。亚科夫已经记不清那个女人了，他也记不大清楚在来这座城市之前的生活。他只知道米沙叔叔告诉他的事，不过只信一半。十一岁是个柔弱的年纪，但亚科夫人小鬼大。

所以，凭着天生的疑心，他审视着坐在饭桌边正和米沙叔叔谈事的那对男女。

这两个人是坐轿车来的。宽大的黑色轿车，黑色的车窗。男的叫格雷戈尔，穿西装打领带，脚蹬一双真皮皮鞋。女的叫纳迪亚，金黄的头发，穿裙子，外面套一件上好的羊毛夹克，她带来一个硬贝壳制成的花瓶。她不是俄国人——公寓里的四个男孩儿一眼就看出来了。她是美国人，也可能是英国人。她俄语说得很流利，但带有口音。

两个男人边喝伏特加边谈事的时候，女人观察着这间狭小的公寓。她的目光扫过折叠起来紧靠墙放的旧帆布床、一堆脏床单和四个沉默着挤在一起的惴惴不安的男孩儿。她用那浅灰色的漂亮眼睛一一审视这些孩子。首先是年纪最大的彼得，十五岁，接下来是十三岁的斯捷潘和十岁的阿列克谢。

最后，她看到了亚科夫。

亚科夫对大人的这种注视习以为常，镇定地回视她。女人的目光很快掠过他，这倒让他有点儿不习惯。通常大人们会因为他而忽略了其他的孩子，而这次，女人注意的是长满粉刺的马脸彼得。

纳迪亚对米沙说：“你做得对，米哈伊尔·伊萨耶维奇。这些孩子在你这儿没有未来，我们却能为他们提供机会！”她冲着男孩儿们微笑。

笨蛋斯捷潘咧开嘴也冲着她笑，像个坠入爱河的白痴。

“你们知道，他们不会说英语，”米沙叔叔说，“只会时不时地蹦出一两个单词来。”

“小孩儿学起来很快，根本不费劲。”

“他们需要时间来学习。语言，还有食物——”

“我们的机构对这种过渡阶段的需要了如指掌。我们和好多俄国孩子打过交道，就是像这样的孤儿。他们会在一所特殊的学校里待上一段时间来适应。”

“那如果适应不了呢？”

纳迪亚顿了一下。“偶尔会有例外的，那些情感有障碍的孩子。”她的目光扫过四个男孩儿。“他们中有特别需要操心的吗？”

亚科夫知道他就是他们所说的有障碍的人。他很少大笑，从来不哭。米沙叔叔叫他“小石孩儿”。亚科夫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从来不

哭。其他孩子一受到伤害就涕泗滂沱，亚科夫只会让自己的大脑一片空白，就像深夜里中断了信号之后的电视机屏幕。没有传输，没有图像，只有一片令人惬意的雪花。

米沙叔叔说：“他们都是好孩子。非常棒的孩子。”

亚科夫看看其他三个男孩儿。彼得眉骨突出，两肩永远向前窝着，活像只猩猩；斯捷潘的耳朵长得很奇怪，小小的，皱皱巴巴，两耳之间晃着个胡桃似的脑壳；阿列克谢正在吮大拇指。

还有我，亚科夫低下头看着自己前臂的残肢，心想，我只有一只手。他们为什么说我们很棒？但米沙叔叔坚持这样说，而那个女人也不住地点头。这些都是好孩子，健康的男孩儿。

“他们就连牙齿都很棒！”米沙叔叔指出，“没有一颗蛀牙。瞧瞧我的彼得有多高。”

“那边的那个看上去营养不良。”格雷戈尔指着亚科夫。“他的手怎么了？”

“他天生就缺只手。”

“因为辐射？”

“这对他的其他方面没有影响，就是缺只手。”

“应该没什么问题。”纳迪亚说。她从椅子上站起来。“到时间了，我们得走了。”

“这么快就走？”

“我们有时间安排的。”

“可是——他们的衣服——”

“机构会提供衣服的，比他们现在穿得好。”

“怎么这么快就要离开？我们没时间告别了吗？”

女人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愠怒。“就一会儿。我们可不想误事。”

米沙叔叔看着这些孩子，他的四个男孩儿。他们和他发生联系，并不是因为血缘，甚至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互相依赖，互相需要。他依次拥抱了每个孩子。轮到亚科夫时，他搂得特别长，特别紧。米沙叔叔闻到一股洋葱和香烟的味道，熟悉的味道。真好闻。但亚科夫天生抵触亲近。他不喜欢被拥抱或触摸，无论是谁。

“别忘了你叔叔。”米沙低声说，“等你在美国发了财，记住我是怎么照顾你的。”

“我不想去美国。”亚科夫说。

“这对你最好。对你们都最好。”

“我想和你待在一起，叔叔！我想待在这儿。”

“你必须走。”

“为什么？”

“因为我决定了。”米沙叔叔抓住他的肩膀使劲摇晃了一下。“我决定了。”

亚科夫看看其他男孩，他们正在互相笑。他想：他们都很开心。为什么只有我充满疑惑呢？

女人抓住亚科夫的手。“我把他们带到车上去。格雷戈尔在这儿跟你签合同。”

“叔叔？”亚科夫喊。

但米沙已经转过身，盯着窗外了。

纳迪亚领着四个孩子穿过走廊下楼。从走廊到街上一共有三层。咚咚的脚步声和男孩儿们的聒噪声在空荡荡的楼梯井里回荡。

他们来到一楼。阿列克谢突然停下来。“等等！我忘了舒舒！”他边喊边回过身飞奔上楼。

“回来！”纳迪亚喊道，“不许上去！”

“我不能丢下它！”阿列克谢大叫。

“立刻给我回来！”

阿列克谢继续往楼上跑。女人正要追过去，这时彼得说：“没有舒舒他不会走的。”

“这该死的舒舒到底是谁？”她厉声说。

“他那条流浪狗。他一直收留着它。”

她抬头顺着楼梯井向四楼望了望。那一刻，亚科夫从她的眼睛里看到了自己看不懂的东西。

那是疑惧。

她站在那里，姿势介于追赶阿列克谢和放弃追赶之间。孩子重新

下楼来，怀里抱着邈邈的舒舒，女人靠着楼梯栏杆松了口气。

“带上它啦！”阿列克谢搂着那条流浪狗呵呵笑道。

“现在我们走。”女人说着把他们引出去。

四个孩子挤进轿车的后座。后座太小，亚科夫不得不半坐在彼得的大腿上。

“你的屁股戳死了，不能挪开点儿吗？”彼得嘟囔着。

“挪哪儿去？你脸上吗？”

彼得推他一下。他回敬一下。

“住手！”女人在前座上命令道，“老实点儿。”

“可是这儿地方不够。”彼得抱怨。

“那就腾出地方来。不许闹！”女人伸出脖子朝大楼的四楼，米沙叔叔的公寓望去。

“我们干吗在这儿等着？”阿列克谢问。

“等格雷戈尔，他在签合同。”

“那得多久？”

女人靠在椅背上，眼睛盯着正前方。“用不了多久。”

阿列克谢第二次离开公寓并将门在身后砰地带上后，格雷戈尔想，真悬。要是小杂种再晚点来，就得多付一大笔。那个蠢纳迪亚在干什么，居然让这小孩儿回来？他一开始就反对用纳迪亚，但是鲁本坚持要有个女人。女人容易被人信任。

男孩儿咚咚的脚步声在楼道里消失了。接着大楼的门被关上了。

格雷戈尔转向皮条客。

米沙站在窗口，注视着街上的轿车，那里面坐着他的四个男孩儿。他的手贴在窗玻璃上，五指张开，仿佛在告别。他转过脸面对格雷戈尔的时候，眼里噙着泪。

但他首先提到的是钱。“钱在花瓶里吧？”

“是的。”格雷戈尔说。

“都在？”

“两万美元。每个孩子五千。这个价是你同意的。”

“是啊。”米沙叹了口气，用手抹了把脸。那张脸在过量伏特加和香烟的作用下满是沟壑。“他们会被体面的家庭收养的吧？”

“纳迪亚会负责的。你知道，她喜欢小孩儿。所以她才选择了这份工作。”

米沙挤出一丝笑容。“也许她也能给我找个美国家庭。”

格雷戈尔得把他从窗户边上弄开。他指着放在一张茶几上的花瓶。“要是你乐意，过去检查一下吧。”

米沙走过去，打开花瓶，里面是几叠美国钞票，整齐地捆着。两万美元能买足够的伏特加把一个人的肝脏烧烂。这年头收买一颗灵魂的价可真贱哪，格雷戈尔想。这个新俄罗斯的大街小巷里什么都能买到。一箱以色列橙子，一台美国电视机，一个女人肉体带来的愉悦。只要你有能力去挖掘，机会到处都是。

米沙低下头看着那些钱，他的钱。但他的眼神里没有一点儿欢欣，相反，充满了厌恶。他合上花瓶盖子，垂着脑袋站在那里，双手搁在黑色的硬塑料上。

格雷戈尔走到米沙身后，举起一把无声手枪，对准他光秃秃的后脑勺开了两枪。

血和灰白的物质喷溅到远处的墙上。米沙脸朝下倒地，带翻了茶几。花瓶掉落在他身边的地毯上。

格雷戈尔趁血还没滴过来的时候一把抓起花瓶。花瓶上有一些人体组织。他走进卫生间，用卫生纸把溅上去的污物擦掉。他回到米沙躺着的房间，看见血已经漫过地板，正在浸透另一块地毯。

格雷戈尔四下里看看，确定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并且没有留下证据。他想把那瓶伏特加带走，但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孩子们一定会问他为什么带着米沙最心爱的酒瓶，而他对回答小孩子的问题一点儿耐心也没有。那是纳迪亚的事。

他离开公寓下了楼。

纳迪亚和她的货正等在车里。他跳上驾驶座，她狐疑地看着他。

“合同都签完了？”她问。

“是的。全都签完了。”

纳迪亚坐回去，重重地舒了口气。她根本没胆量干这种事，格雷戈尔边想边发动了汽车。不管卢本说什么，这个女人都碍手碍脚的。

后座上传来扭打的声音。格雷戈尔从后视镜上看到男孩儿们正在互相推来搡去。除了最小的那个，亚科夫。只有他盯着正前方。他们的目光在后视镜里相遇，格雷戈尔不安地感到一个成年人的目光正从那个孩子的脸上射出来。

接着男孩儿转过脸去一拳打在旁边人的肩上。他们顿时在后座上扭打撕扯，乱作一团。

“不许闹！”纳迪亚说，“你们就不能安静点吗？我们要去里加，还有很长的路呢。”

孩子们平静下来。后座上安宁了片刻。接着，格雷戈尔从后视镜上看到那个长着大人眼睛的小孩儿在用胳膊肘戳旁边的人。

格雷戈尔微笑起来。没有理由担心，他想。毕竟，他们只是小孩儿。

2

午夜时分，卡伦·特里奥正拼命撑开眼皮，不让自己在公路上睡着。

两天来，她大部分时间都在开车。参加完多萝西姨妈的葬礼后，她除了把车停在路边打个盹，吃个汉堡或喝些咖啡，就没停过。她喝了好多咖啡。姨妈的葬礼已经变成一段两天前模糊不清的记忆：枯萎的剑兰、叫不上名字的表兄妹、一口不新鲜的三明治，还有规矩，五花八门的该死的规矩。

现在她只想回家。

她知道现在应该把车停在路边，试着眯上一会儿，再接着往前开。不过这里离波士顿多近啊，只有五十英里。她在刚才那个邓肯甜甜圈店灌下三杯咖啡，这多少起了点作用，让她打起精神从斯普林菲尔德开到斯特布里奇。现在，咖啡因的效果正渐渐消退，虽然她觉得自己醒着，但脑袋却时常一冲一冲的。她知道只要一秒钟，自己就能睡着。

前面，一家汉堡王的招牌在黑暗里招引着她，她把车开下公路。

她点了咖啡和一块蓝莓松饼，在店里的一张桌子前坐下。这样的深夜，店堂内只有寥寥无几的顾客，每个人都面色苍白，疲惫不堪。公路游魂，卡伦想。这些疲惫的灵魂出没于高速公路的每一个休息站。店堂内出奇地静，每个人都在集中精力让自己清醒过来，好回到

公路上去。旁边的桌子前坐着一个模样沮丧的女人。她带着两个孩子，正在安静地嚼着小甜饼。这两个孩子举止得体，金发碧眼，让卡伦想起自己的两个女儿。明天就是她们的生日了。今夜，她们正在自己的小床上沉睡。她想，她们离十三岁只有一天了，离她们的童年也又远了一天。

等你们醒来，我就到家了。她想。

她将咖啡杯续满，盖上塑料盖，向店外的车走去。

现在她觉得神清气爽了。她应付得来。还有一个小时，五十英里，她就可以站在家门前了。她发动引擎，将车驶出停车场。

五十英里，她想，只有五十英里。

二十英里外的一家“7-11”便利店后面正停着一辆车。文斯·劳里和查克·瑟维斯刚刚灌下最后半打啤酒。他们已经连续喝了四个小时，因为正在比着玩，看谁能灌下更多而不吐出来。查克领先一罐。他们对总共喝了多少已经没数了，明天早晨他们会数一数堆在汽车后座上的空罐子来计算。

不过查克赢定了，他还颇为沾沾自喜，这激怒了文斯。该死的查克总是事事占先。而且这场比试不公平，因为文斯还可以再来一轮，但啤酒没了。现在查克一脸令人作呕的笑，他明明知道这场比试不公平。

文斯推开车门，爬出驾驶座。

“你去哪儿？”查克问。

“再弄点儿酒来。”

“我喝不了了。”

“滚你妈的。”文斯说着跌跌撞撞地穿过停车场，向便利店前门走去。

查克大笑起来。“你连路都走不动了！”他朝车窗外喊。

混蛋，文斯想。什么屁话，他能走。瞧，他不是走得好好的吗？他要大摇大摆地走进便利店，再拿他两盒六罐装。或者三盒。耶！三盒六罐装啤酒，轻松搞定。他的肚皮是铁打的，除了每隔几分钟撒泡

尿外，根本没什么影响。

他进门的时候摔了一跤——该死的门槛这么高，他们应该受到起诉——但他自己爬起来了。他从冰柜里拿了三盒啤酒，摇晃着走到收银台，他扔下一张二十美元的钞票。

店员看了看钱，摇摇头说：“不能收。”

“不能收，什么意思？”

“我们不能卖酒给喝醉了的顾客。”

“你说我喝醉了？”

“正是。”

“瞧，这是钱，对不对？你他妈的不想要我的钱？”

“我不想被起诉。小伙子，你最好把啤酒放回去，好吗？为什么不买一杯咖啡或者别的什么呢？比如热狗。”

“我不想要该死的热狗。”

“那就出去吧，年轻人。走吧。”

文斯猛推一把，一盒六听装啤酒滑过收银台，从边沿掉落在地上。他正要把第二盒也从台面上推过去，店员掏出一把枪。文斯站在那里瞪着枪，还来不及完全收手。

“走，快点出去。”店员说。

“好吧。”文斯退后，举起双手。“好吧，我听你的。”

他出门的时候又在该死的门槛上摔了一跤。

文斯爬回汽车，查克问：“酒在哪儿？”

“卖完了。”

“啤酒不可能卖完的。”

“就是他妈的卖完了，不行吗？”文斯启动车，加大油门，车呼啸着驶出停车场。

“现在去哪儿？”查克问。

“再找一家店。”文斯斜眼看着黑暗的前方。“高速公路的入口在哪里？应该就在这附近。”

“伙计，省省吧。再喝一轮你肯定得吐。”

“妈的入口在哪里？”

“我觉得你已经开过了。”

“不对，就在那边。”文斯猛地左转，车胎与路面擦出尖厉的声音。

“嗨，”查克说，“嗨，我觉得你不——”

“还有他妈的二十美元能花呢。他们会收的。有人会收的。”

“文斯，你开错道了！”

“什么？”

查克喊起来：“你开错道了！”

文斯晃了晃脑袋，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路面上。但是灯光太亮了，刺眼睛，而且似乎越来越亮。

“往右！”查克尖叫道。“是辆车！往右转！”

文斯右转。

灯光也跟着转。

他听到一声尖叫，陌生、怪异的尖叫。

不是查克的，而是他自己的。

阿比·迪马特奥医生很累，有生以来都没这么累过。如果不算她在X光片休息室里打的那十分钟的盹，她已经二十九个小时没合过眼了。她知道自己看上去很疲劳。在外科重症监护区的水槽边洗手的时候，她朝镜子里的自己瞥了一眼，沮丧极了。黑黑的眼圈下有两大块眼袋，头发凌乱地挂下来，结成个黑团。已经上午十点了，而她还没冲淋浴，连牙也没刷。一小时前，外科重症监护区一位细心的护士送来早餐：一个煮得很老的鸡蛋和一杯甜咖啡。要是有时间好好吃顿午饭，或者，更幸运一点，能在五点离开医院，六点到家该多好。而现在，能立刻找把椅子坐下来，就是莫大的奢侈了。

但在每周一上午主治医师查房的时候是不能坐的，尤其主治医师是科林·韦蒂希医生，贝赛德医院外科住院医生^①的主管。韦蒂希医

① 美国医院的医生基本分为实习医生（intern）、住院医师（residency）和专科医生（fellowship）等级别。

生是个退役的将军，以利落而不留情面的提问著称。阿比和其他住院医师医生都很怕他。

十一名外科住院医师穿着白色制服和绿色刷手服，围成半圈，站在外科重症监护区。眼睛都瞄准了主管。他们知道，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被出其不意地提问，而回答不出来则意味着长久的人格耻辱。

他们已经巡视了四位手术后的病人，讨论治疗计划，预测病情发展。现在他们围站在十一号病床边。这是阿比新接手的病人。现在轮到她来介绍病例了。

她抱着一本纸夹板，但并没有去看笔记。她凭着记忆介绍病例，眼睛盯在将军那张毫无笑意的脸上。

“患者是一名三十四岁的白人女性，今天早晨从外科转来。她在九十号公路上高速驾车与另一辆高速行驶的汽车迎头相撞。她在事发现场就被插上导管并固定住，然后空运过来。送进手术室的时候，她多处受伤：颅骨多处下陷复合性骨折，左侧锁骨和肱骨骨折，面部严重受损。我对她进行了初诊。她是个营养良好的白人女性，中等身材。她对任何刺激均无反应，除了一些疑似的肌肉伸张——”

“疑似？”韦蒂希医生问，“这是什么意思？她到底是有还是没有肌肉伸张？”

阿比感到自己的心脏剧烈跳动起来。该死，他已经对她的病例感兴趣了。她咽了下口水，解释道：“患者的四肢在疼痛刺激下有时候会伸张，但有时候又没有。”

“用格拉斯哥昏迷指数对肌肉反应活动的评判，你怎么定位这种现象？”

“好的。全无反应的指数是1，而肌肉伸张的指数是2，我认为这个患者应该属于……1.5。”

其他的外科医生中有些不安的轻笑。

“没有1.5这样的指数。”韦蒂希医生说。

“我知道，”阿比说，“但是这名患者不能完全归于任何一类……”

“继续讲病人的情况。”他打断她。

阿比顿了一下，瞥瞥其他医生的脸。已经开始紧张了吗？她自己

也不确定。她吸了口气，继续说：“她的血压是九十/六十，脉搏每分钟一百下。她身上插了导管，没有自主呼吸。我们用呼吸机帮她呼吸，每分钟二十五次。”

“为什么定在每分钟二十五次？”

“让她呼吸强劲。”

“为什么呢？”

“降低她血液内二氧化碳的含量，这样可以减轻她的脑水肿。”

“说下去。”

“我刚才提到过，对她的头部检查显示出她左侧顶骨和颞骨下陷复合性骨折。面部严重肿胀破裂，已经很难辨认面部特征。瞳孔中度放大，对刺激没有反应。她的鼻子和喉部——”

“头眼反射测试结果如何？”

“我没有做。”

“你没做？”

“是的，先生。我不想动她的脖子。我担心她脊髓断裂。”

他轻轻点了点头。她看出自己的回答是合格的。

她又汇报了一些患者的身体检查结果，如呼吸音正常、心跳微弱、腹部状况良好。韦蒂希医生没有打断她。报告快要结束的时候，她感到自信多了，简直有点骄傲起来。为什么不呢？她知道自己在做些什么。

“那么在你看到 X 光片结果之前，你有何想法？”韦蒂希医生问。

“她的瞳孔中度放大，而且对刺激没有反应。”阿比说，“因此我感觉她中脑受挤压。最有可能是严重的脑硬膜或脊椎硬膜血肿导致的。”她顿了顿，带上相当自信的语气，“CT 扫描结果证实了这一点：一大块左侧脑硬膜血肿，伴有脑中线移位。神经外科医生已经加入诊疗，将淤血紧急清除了。”

“那么你是说你的最初想法是完全正确的咯，迪马特奥医生？”

阿比点点头。

“我们来看看目前的情况如何。”韦蒂希医生说着走到病床边。他打开笔形电筒照了照患者的眼睛。“瞳孔对刺激无反应。”他说，又用

指关节重压患者的胸骨。患者毫无反应。“对疼痛也没有反应，伸肌或其他任何地方都是。”

别的住院医生都慢慢向前靠，只有阿比仍站在床脚边，盯着患者缠着绷带的头。韦蒂希医生正在继续检查，用小锤子敲打患者的肌腱，屈伸肘关节和膝关节，而阿比却感到一阵疲倦，她的注意力开始分散。她盯着病床上女人那刚被剃光的头。她记得，女人的头发是深棕色的，上面凝结着血块和玻璃渣，还有一块碎玻璃戳进衣服里去了。在手术室，阿比帮忙剪开她的上衣。那是一件蓝白相间的丝质上衣，贴有唐娜·卡伦的标牌。最后的这个细节一直在阿比的脑子里徘徊。不是血、断裂的骨头或破碎的脸，而是唐娜·卡伦的标牌。这个牌子的衣服她自己也买过。她想象着某时，某地，这个女人一定曾站在一家店里，轻抚那些上衣，听着衣架在支架上滑动发出的轻响……

韦蒂希医生直起身，看着一名外科重症监护区的护士问：“淤血什么时候被抽出的？”

“她是凌晨四点左右被推出复苏室的。”

“六个小时前？”

“是的，差不多六个小时。”

韦蒂希转向阿比。“那么为什么没有任何变化呢？”

阿比回过神来，发现每个人都在看着她。她低下头看着病人，看着她的胸腔随着呼吸机的伸缩而一起一伏。

“可能……有点儿术后水肿。”她说着瞥了一眼监控仪，“颅内压是二十毫米汞柱，略有升高。”

“你认为这个压强足够让瞳孔变化吗？”

“不。可是——”

“术后你有没有立即给她做检查？”

“没有，先生。她是被转到神经科监护的。手术后我问了神经科的住院医生，他告诉我——”

“我没有问神经科的住院医生。我在问你，迪马特奥医生。是你诊断为脑硬膜下血肿的。淤血已经被清除，那么为什么术后六个小时了，她的瞳孔还是中度放大，对光线刺激没有任何反应呢？”